

文選正文

山子點

下

津田文庫

文庫 1

1645

11



文選正文卷之十

早稲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つた文庫

檄類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
 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
 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
 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焚
 之長常效貢職不敢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
 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
 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
 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

010190601779

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爲袁紹檄豫州

陳琳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

文選正文卷之十
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一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宦徐璜。並作妖孽。饗餐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滅。假位與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標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績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禪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劬。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人守。

領兖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賊威柄。冀獲秦師。寇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空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榦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環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兖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

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
蒙隱戮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
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毗睚被以非罪榜
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
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
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
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
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
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汗
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習繳充蹊坑穿
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交豫有無聊之民帝都

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
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
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
伐鼓犯公孫瓚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
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
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耳乃大軍過蕩西山屠
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
師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隆
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
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
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犄其後雷震虎步並集

虜庭若舉炎火以熾飛蓬覆滄海以沃燦炭有何不滅者哉
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
歸流涕北顧其餘交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
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
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
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
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
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
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
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
遠州郡過聽給與彊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

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荆州使勒見
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
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
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
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律令

檄吳將校部曲文

陳琳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
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
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
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
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

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譬猶穀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吹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變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屈彊猖獗。始亂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溷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胷。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恃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

據虎踞。彊如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鷓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啟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橈。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唇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於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

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遁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
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
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
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
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
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以下千有餘
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超之妻孥焚
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
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鷲鳥之擊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之
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打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
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

桓丁令屠各湟中羌棘寔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
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
搃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
師直指吳會萬里尅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
銜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
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疆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
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
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勲先舉其郡還歸國
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
繆尚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魚舉事立功後討袁尚
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

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旣
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
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
芟敵塞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
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
唯道所存故乃立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
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
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燖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
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
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
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
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
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讐辜讐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
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
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時著名
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彥德行修
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
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
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
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逐兩
絕於天有芥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
岡以遠爵羅賢聖之德也鸚鵡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

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等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聞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菖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

鍾會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二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冀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

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曠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卽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煖壽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

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人害，叛主讐賊，還爲戍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廻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

不披靡。因朝冉從。定筭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執。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焉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麤陳其略。蓋世必有

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汎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水。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俗。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

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澤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爲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微滂荆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習爽闇昧得輝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鑾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敢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對問類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

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岷嶺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設難類

答客難

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朔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掄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疆，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

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孟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苗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鶴鳴。飛且鳴矣。傳曰。天下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韞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

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
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
漢用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
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
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
聲哉猶是觀之譬由鼉鼉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
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
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 并序

楊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
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
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
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儗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
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
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
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
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
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
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楊
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
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

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
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
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
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鎖鉄散
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
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
臯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
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
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
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
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叛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

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
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
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
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
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
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
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訕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
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
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
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
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

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
室攫挈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
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
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
鳳皇執蠓螟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
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
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脇拉
髀免於微索翕肩蹈背扶服入彘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
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領頤折頰涕唾流沫
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
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

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
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官也故有造蕭
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
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
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雷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
泰山嚮若坻隕雖其人之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
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
蘭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
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貴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
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答賓戲 并序

班固

永平中爲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滂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暇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潛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振拔滄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嚮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

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緬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擄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道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窳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騫於是七雄處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雷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雪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擗朽磨鈍鈎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蠅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

之會風移俗易乖迳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
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
李斯奮時務而嬰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微
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顛顛福不盈昔禍溢
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
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適其身
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
然之氣彼豈樂為迂濶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掃羣
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
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
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草

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
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騷
所聞而疑所覩欲從整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沈濫而測深乎
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
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
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
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寧激聲於康
衢漢良受書於邛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
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
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
時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

文選正文卷之十
之間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
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
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
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
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
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
蛤乎歷世莫眠不知其將合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
應龍潛於潢汙魚龜媒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
而躐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大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
者和隨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
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

斤良樂軼能於相馭鳥獲抗力於千鈞和鵠發精於鍼石研
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辭類

秋風辭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
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携
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
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歸去來辭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矣惆悵而獨

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非。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序類

毛詩序

卜商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

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
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
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
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
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
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
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
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
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
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
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南言化
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
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
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
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尚書序

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二墳言大道也少
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
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
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

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其土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闢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二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

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

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嚴而飮之使自趨之

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隱微

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一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此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交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

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一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

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典。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亦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

皇甫謐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伸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尙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手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

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
克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厦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
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
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
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
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
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
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
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却爲魏
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
國而魏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爲鑒戒蓋蜀包
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踰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
殖物之衆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
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
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
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
而驗豈誣也哉

思歸引序

石崇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
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遯於河陽別業其制宅
也卻阻長隄前臨清渠栢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
閣池沼多養鳥魚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

釣爲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
凌雲之操歎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
而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
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
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

豪士賦序

陸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
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
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
遭雍門而泣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
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

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
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
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
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勲神器暉其顧
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
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
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
讐乎而時有衺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
之上况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
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
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

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
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
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
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
懷忠敬而齒劔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
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謫於衆
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况乎饗
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
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
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
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

上下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
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
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
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
共有而游子徇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
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
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
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
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
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
流一貫之釁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

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顏延之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敷文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下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晷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雜遝四輿來暨選賢建威則擇之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抵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轆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

頽莖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軌漢之貢府無虛月烈燧干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廻面受吏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張樂佻郊增類帝之宮飾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歷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墜右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塵苑太液懷曾山松石峻峴蔥翠陰烟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帷接禔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胤緹騎搖

玉鑿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既而帝
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肴藎芬藉觴醴泛浮
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
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轡青翰侍御華喬殷至觀聽
驚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裝藻野衺服縹川故以股賑外
區煥衍都內者矣上膺萬壽下稔百福市筵稟和闔堂依德
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總駟聖儀載佇張鈞臺之未臨慨
鄴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並命在位
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融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是
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儀望姑射之阿然宵
眇寂寥其獨適者已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
駿始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我大齊之握
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饗
昭華之珍旣徙延喜之玉攸歸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
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垆之慙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
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
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
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
含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寢曷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
奔於秋駕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秦涉孟門

其何險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
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壁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
而齒胄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若夫族茂麟趾宗固
盤石跨躐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
南分陝流勿翦之歡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問
令望朱弗斯皇室家君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
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
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寘之怨既缺過軸之疾已消興
廉舉孝歲貢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協律總章之司
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
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影搖
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勤恤民隱糾逃王慝射集隼於高墉激
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
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耆年闕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
好宮隣昭泰荒憬清夷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
鬢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文鉞碧帑之琛奇幹善
芳之賦純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盈衍儲邸克物郊虞
匭牘相尋鞆譯無曠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
麟麟之轍綏旌卷悠悠之旆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
銷金罷刃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
枝植歷草滋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
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功既成矣

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于時青鳥司開
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同律克和樹草自樂稷飲之
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平時訓行慶動於天矚載懷
平圃乃菴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
殷均乎姚澤撫撫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徧
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雲構離房乍
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
浸蘭泉於玉砌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迢迢潺湲徑復新
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天采于柔荑亂嚶聲於綿羽禁軒承幸
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帝幕宵懸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戒
道執爰展軫效駕徐鑿警節明鐘暢音七萃連鑣九旂齊軌
建旗拂蜺揚葭振木魚甲煙聚貝胄星羅重英曲璫之飾絕
景追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
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爾乃廻輿駐罕岳鎮淵渟睟
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
水而推移葆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詩召鳴鳥
于舟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正歌
有闕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譙之在
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詔日今
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

任昉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諫詳

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爲海內冠冕。古語云：仁人之利天
道運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若離翦之，止殺吉
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典，踐
得一之庶幾，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于此，蔚爲帝師。
况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宏
覽載籍博遊，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
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逋爲心極，斯固通
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然檢鏡
所歸，人倫異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輟，
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齒
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性託
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
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
皆折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汝郁
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年六歲，襲封豫寧
侯，拜日家人，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旣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
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
卽位，有詔毀發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
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秘書郎，遷
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秘書丞。於是
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蓋嘗
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

文選山文卷之十一
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公，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寔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旣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廢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

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郤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中。尚書令鎮軍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劔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溫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復官領

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
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予胥怨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
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
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愈遠大典未申六年又申
前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
輿追專車之恨公會甘鳳池之失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以
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
紀于茲拔奇取異興微繼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
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
鉉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春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
哉故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

愛古之益友追贈大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
增斑劍爲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
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妾門多長者立言必雅
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
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公
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
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
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
旨取則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實寄宏略理
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諂
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

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
宗世務簡隔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
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
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
百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奸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乘
理照物動必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儔民瑚
璉之宏器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
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面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已懷
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
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
縟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雖楚趙羣才漢魏衆
作曾何足云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
文永貽世範爲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之
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頌類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
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
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願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
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
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在賢則
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果故工人之用

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于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鏘，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忽若筆灑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駮乘日。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驚，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入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絰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溲而升本朝，離蔬糲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烈，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

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逸鐘蓬門
子鸞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
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
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
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
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
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
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
萬年何必偃仰誠信若彭祖嘔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
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趙克國頌

楊雄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
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
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
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
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
興克國作武赴赴桓桓亦紹厥後

出師頌

史岑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宵映素靈夜
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歷紀十二天命中易西零不順東夷
邁逆乃命上將授以雄戟桓桓上將寔天所啓允文允武明
詩悅禮憲章百揆爲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師尚父素旄一麾

渾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律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詩人歌
之猶歎其艱况我將軍窮域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蹙寒澤霑
遐荒功銘鼎鉉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
念伯舅恩深渭陽介珪旣削列壤酬勲今我將軍啓土上郡
傳子傳孫顯顯令問

酒德頌

劉伶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局牖八荒
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
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
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
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罍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踞蹠枕麴
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
庭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一豪侍側焉如螺贏之
與螟蛉

漢高帝功臣頌

陸機

相國鄴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
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
王昌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
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
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
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穎陰懿侯睢陽灌

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
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
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
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
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塲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
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跡中鄉飛名帝錄慶雲應輝皇階
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頽朱
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綢繆敵后
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二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
制上穆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

爰嘿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文
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
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隨難榮陽卽謀下
邑銷印基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
允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黃老辭
世卻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杏漠神跡是尋重玄匪奧
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擠響于音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規主於
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寔推韓王寤執胡馬洞開迎文
以謀哭高以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
臂雲興騰跡虎噬陵險必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
京索旣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

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一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
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
通絕楚。彭越觀時。改迹匿光。人具爾瞻。冀爾鷹揚。威凌楚城。
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卽宮舊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眇。名冠疆
楚。鋒猶駭電。覩幾蟬蛻。悟主革面。肇彼梟風。翻爲我扇。天命
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旣夷。寵祿來假。保
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
士也罔極。自詒伊媿。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跡違難。披榛來
泊。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肄。王信韓孽。宅土
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綰自微。婉變我皇。踰功踰德。祚
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爲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錯。功微勢弱。

世載忠賢。肅肅荆王。董我王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勳。庸親作
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濱。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
哲母。旣明且慈。引身伏劔。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實邦之基。義
形於色。憤發于辭。主亡與亡。未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
角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鷲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稀。奄有燕
韓。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
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舞陽道迎。延
帝幽數。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闔帝宇。聳顏請項。
掩淚寤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
脫。據武墉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
肇跡。荷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謀。賴

陰銳敏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
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勲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
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竭嘉謀退守
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卽倉敖庾據險三塗轡軒東踐漢
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我皇寔念言祚爾孤建信委略
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鄴鑄柔遠鎮
邇寔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
平勃夷凶翦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
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
風晞三代憲流後昆無知敵敏獨昭奇跡察倖蕭相况同師
錫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漢披楚唯生之績皤皤黃髮謀我
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哀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旃南振楚
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紀信註項
輶軒是乘攝齋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周苛慷
愾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可凌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疇
爾庸後嗣是膺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候
公伏軾皇媪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
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韶護錯音袞龍比
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網劔宣其利鑒獻其朗文武四克漢祚
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類

東方朔畫像贊

并序

夏侯湛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頽頽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詎諾以取容。潔其道而核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轍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踰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嘘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恍惚。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汗若浮。樂在必行。處儉罔憂。跨世凌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栖遲下位。

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棟椽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三國名臣序贊

袁宏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降。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離不同。且跡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華千載。其揆一也。故一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

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窳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袁世之中。保持明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二傑。漢之得材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

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
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
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
之明。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
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鑿。故久之而後顯。壽書不
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
器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
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
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
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
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

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聖君。臣易位。則
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舟亦所以覆舟。仁
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讓袂於
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
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
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
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
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
契於伯符。晚節躍奇。則參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
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
譽愕而已哉。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

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况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
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
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
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讚。云。魏志九人。蜀志四人。
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
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
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
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
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火德旣微。運經大過。
洪飈扇海。一溟揚波。吼虎雖驚。風雲未和。潛魚擇淵。高鳥候
柯。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栖。龍不

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英英文。若靈鑿洞。照應變知。微探
贖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
玉石同碎。達人兼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放生
人。終明風槩。公達潛朗。思同著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
發跡。邁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愔愔幕裏。筭無不經。臺
臺通韻。跡不暫停。雖懷尺璧。顧晒連城。智能拯物。愚足全生。
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諂。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
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虎。神氣
恬然。行不脩飾。名跡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
正心直。天骨疎朗。牆宇高疑。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
剪除荆棘。人惡其上。時不容哲。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

霧猶振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
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長
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耻民未知。德懼若在。已
嘉謀肆庭。讜言盈耳。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
下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跡。冷
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
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愛既同。情禮兼到。烈烈王生。
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
構。增堂及陞。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堂堂
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
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氛。雲

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爲時棟。士元弘長。雅性內
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
清風。綱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旣陳。霸
業已基。公琰植根。不忘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亦旣羈勒。
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公。衡冲達秉心。淵塞婚茲。一
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假翻。鄰國進能。微音退不失德。六合
紛紜。民心將變。烏擇高梧。臣須顧野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
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
卓卓若人。驪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子布擅名。遭世方
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獻宏謨。匡此
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

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才爲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
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于瑜都
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
鵠鶴固慎名器伯言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獻替謀
寧社稷解紛控銳正以招疑忠而獲良元歎穆遠神和形檢
如彼白珪質無塵玷立上以恒匡上以漸清不增潔濁不加
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
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詵詵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驤
首天路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途雅致同趣日月麗天
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遐風載挹載味後生擊
節懦夫增氣

符命類

封禪文

司馬相如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
踵武迭聽者風聲紛綸歲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
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叔而不昌疇逆失
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
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
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公劉發跡於
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邇隆大行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
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
故軌跡夷易易遵也湛恩龐鴻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

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
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
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湧原泉沕涌曼羨旁鬼四塞
雲布霞散上暢九垓下沂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
流武節森逝邇陘游原遐濶泳沫首惡鬱沒晦昧昭晰昆蟲
闔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性獸藁一莖
六穗於庖犧雙貉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放龜於岐招翠黃乘
龍於沼鬼神接靈囿賓於間館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
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益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
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慝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
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諸夏樂貢百蠻

執贊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應期紹至不
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益號以况榮上帝垂恩
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
儀羣臣慝焉或謂且天爲質聞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
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
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脩德以錫符奉命以
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不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勳功
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斯
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
雜摺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寀銷事
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摠之

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飛英聲騰茂實前聖所以永
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
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總公卿之
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
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
六穗我稽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我祀布護之
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矣不邁
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收收穆穆君子
之態益聞其聲今親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
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
帝用享社三代之前益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
燿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
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喻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
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
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闕遺
此之謂也

劇秦美新并序

楊雄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
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位愧無以稱
職臣伏惟陛下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
天下主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
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

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文一篇以彰漢氏
之休臣嘗有顛胸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
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
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上
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蒙聞罕漫
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
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
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
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
破從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

驚起翦恬賁之用兵刻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
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
制度軌量成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
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獮而不臻甘
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弗經賈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
靈液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
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
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
者陷桀紂况盡汎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
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汎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
陽創業蜀漢發跡二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

文選卷之十一
五十三
頌者應時而編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
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
而未張道極數殫聞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
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溥渤沕滴川流海濔雲動風偃霧
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
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
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侖儻譎詭天祭地事
其異物殊性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四十有八章登假皇
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
夫白鳩丹鳥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
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亡豈如新室

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日也不寐勤勤懇懇者非
秦之爲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
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亂殷周
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
畢發炳煥照耀靡不宣臻式軫軒旂以示之揚和鸞肆夏
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
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脩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
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
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
庸燦德懿和之風廣彼摺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鸞之聲
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積郁郁

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而洽矣。衛厲揭。夏荒濯沐。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獄。增封泰山。廣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况堂堂有新正。厥時崇嶽滄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塲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讓。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奮二爲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聲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越熙。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

試哉。

典引

班固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隆郝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等對曰。此贊賈誼過秦篇言。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卽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洵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

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細微緣事斷流動有規矩雖仲尼之
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
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
典而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益
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隨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
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樂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
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
頓首曰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清
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於草昧玄混之
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
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負乎其書猶可得而

脩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
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
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旣周天廼
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未值亢龍之災孽懸
象聞而恒文垂彛倫敷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
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粲爛真聖明之式雖皇
夔衡且密勿之輔比茲福矣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
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
電燦胡縊莽分尚不泄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
度宗有于德不白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撫之容益以膺
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土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

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詰誓所不及也。鋪觀二代洪
纖之度其曠可探也。並開迹於一簣同受矣。甸之服奕世勤
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
不恪至于參伍華夏京遷鎬毫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
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亦猶
於穆猗邠翕純敷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
越天地者易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
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沂測其
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
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愍
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顧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

不與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
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霑毫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元乃
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止黜
色賓監之事煥揚寓內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
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
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
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懸沈肅祇羣神
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縹
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
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諫窮祥極瑞者朝

夕坳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周姬有素雉
朱鳥玄秬黃蓂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我我
如也益用昭明寅畏承事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
覆以懿鏢豈其爲身而有顛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
以克厥道啓恭館之金騰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
亮章天哲也孔繇先命聖乎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
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因定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
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勅
天命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
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以
垂精游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
淵源簡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旣感羣后之黨辭
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緝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
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理其疇能旦之
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夕。河牧日月。邦畿卓犖。平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周姬有素雉。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